

納西族簡史簡誌合編

系送审稿
勿外傳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調查組編
云 南 省 民 族 研 究 所

1962年10月

緒 言

納西族全族人口共十六万余人，居住于我国云南省的西北部。丽江县有十一万余人，是主要的聚居区，維西、中甸二县各有一万余人，宁蒗县有九千余人；此外，德欽、永胜、劍川、鶴庆等县和四川省的盐源县也有少数納西族分布。

这带地区位于祖国康藏高原南端，为金沙江、鴉躑江流域地带，約当东經 99° — 102° 和北緯 26° — 28° 之間，地勢高峻。从西北伸延而来的云岭山脉連綿千里，金沙江在云岭山谷間东南流，至丽江的石鼓急轉往北，至永宁又南流，到鶴庆境又轉东，形成三曲。平均海拔在2700公尺左右，聳入云表的丽江玉龙雪山高达6000公尺。山川壯麗，土地肥沃。勤勞勇敢的納西族人民和这里的各族人民一道，很早就在这里生活和劳动，共同締造了我們祖国的历史和文化。

納西族地区地形較為复杂，具有寒、溫、亞熱三種類型，气候差异較大。丽江县城平均气温为摄氏 12° — 13° ，最高温度为 30°C ，最低达到零下 7°C 。無論山区或平坝，全年均无酷暑。金沙江河谷地带气候較热。雨量一般較充沛，丽江年平均降雨量为800—1034公厘，五至十月是雨季最集中的季节。常年最大风速为8—14米秒，多为西风。

这带地区資源极为丰富。湍急的河流蘊藏着巨大的水力，金沙江內儲积大量的金沙。层叠的山巒密布着云南松、云杉林和紅衫林等珍貴林木，也出产麝香、貝母、虫草等名貴药材。地下埋藏着金、銀、煤、鉄及云母等各种矿产，山野草原則是

天然牧場。納西族人民自古即善于飼養牛、羊、豬等畜產，從而這帶地區也是乳類和毛皮的盛產地。納西族以農業為主，其農業生產技術已具有與漢族相同的水平。

納西語屬漢藏語系的藏彝語族中的彝語支。有兩種方言，以金沙江為界，形成東西兩個方言區，但兩種方言的差異並不很大。

“納西”是解放後本民族統一的族名。過去納西族曾有各種不同的自稱，西部方言地區有近十五萬人自稱“納西”，在寧蒗、永勝一帶東部方言地區有自稱“呂西”、“巴西”、“納”和“訥嘿”的。在維西、寧蒗和鹽源木里，也有自稱“速西”和“馬里馬沙”以及“摩梭”的。我國史籍文獻記載上，則稱為“摩沙”、“磨些”、“么些”、“摩娑”或“摩梭”。

納西族很早就創造出本民族的文字，一種是象形文字的“東巴文”，一種是音節文字的“格巴文”。納西族曾用自己的文字寫下了許多宗教經典和優美的傳說故事和詩歌。近數百年來，納西族人民學習漢文，漢文已為納西族人民普遍使用。

納西族具有悠久的歷史，早在公元三、四世紀的史籍文獻上即有關於本民族活動的正式記載。千百年來，納西族人民在開發祖國邊疆、推動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以及反帝反封建鬥爭方面，都作了卓越的貢獻。解放以後，納西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終於打碎了封建制度的枷鎖，走上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幸福道路，開始了納西族歷史的新里程。

目 录

緒 言

第一章 族称、族源和分佈	1
第一节 族称和族源.....	1
第二节 古代磨些的分佈.....	5
第二章 原始社会和向阶级社会的过渡	9
第一节 传说中的原始社会和母系家庭的残存.....	9
第二节 邛、笮地区的部落联盟.....	12
第三节 公元3—10世纪磨些地区的变化.....	15
一、唐代以前的丽江地区.....	15
二、唐代的磨些地区.....	16
三、越折詔(磨些詔)的建立和南詔合併越折詔.....	19
第三章 封建领主经济的确立和向地主经济的发展	23
第一节 封建领主经济的确立.....	23
一、丽江地区生产的发展和世袭土司势力的形成.....	23
二、领主经济的统治.....	26
三、领主统治区域的扩大.....	29

四、汉族、藏族文化在丽江地区的传播·····	31
五、土司的剥削和人民痛苦的生活·····	34
第二节 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的过渡·····	35
一、领主制的崩溃·····	35
二、地主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起义斗争·····	41
第三节 永宁、盐源地区领主经济的延續·····	43
第四章 解放前的纳西族社会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1919—1949)·····	48
第一节 中心地区地主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部分 地区领主经济的延續·····	48
一、地主经济的迅速发展·····	43
二、领主经济的延續·····	53
三、生产力的缓慢发展·····	53
第二节 人民的反抗斗争·····	60
一、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斗争·····	60
二、党领导下的游击战争·····	66
第五章 纳西族地区的解放和人民政权的巩固 ·····	70
第一节 纳西族地区的解放·····	70
第二节 人民政权的巩固·····	71
第六章 土地改革 ·····	78
第一节 内地区的土地改革·····	78
第二节 和平协商土地改革·····	81
第三节 土地改革的伟大成就·····	83

第七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86
第一节	社会主义革命	86
一、	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86
二、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90
三、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建设上的成就	92
四、	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93
第二节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94
一、	农业、工业的发展	94
二、	人民公社	96
三、	高举三面红旗从胜利走向胜利	97
第八章	婚丧习俗和文化艺术	100
第一节	婚丧习俗	100
一、	家庭与婚姻	100
二、	丧 葬	102
三、	衣食住	104
四、	节 日	107
五、	宗教信仰	107
第二节	文化艺术	109
一、	天象知识和医学知识	109
二、	文 字	110
三、	文 学	113
四、	音乐和舞蹈	116
五、	绘画和雕塑	119
六、	工艺和剪纸	120

第一章 族称、族源和分布

第一节 族称和族源

納西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就有关文献記載看来，早在公元三世紀初期，就有被称为“摩沙夷”的居住在越雋郡的定徭县（今四川盐源）^①。到唐代，当八世紀末叶，在今丽江金沙江流域和盐源碧江流域也有着“磨些蛮”的分布^②。“摩沙”和“磨些”与今天这带地区居住着的納西族的自称或他称完全符合，应都是对古代納西族称谓的同名异写。在以后的文献中，納西族称谓又被写成为“末些”^③、“摩娑”、“么些”、“摩娑”^④、“摩荻”^⑤、“么麼”^⑥、“摩校”^⑦等等。

据学者研究，认为唐代的“磨些蛮”和我国古代西部地区的羌人有着渊源关系，他們是古代南迁的羌人^⑧。有的学者根据納西語考察，认为“么些”这一称谓的含义，在納西語里意为“么族”，《蛮书》里記載的“磨蛮”也即是“磨些蛮”，“么”

① 見《华阳国志·蜀志》。

② 見《蛮书》。

③ 見李京《云南志略》。

④ 并見《元史》。

⑤ 《南詔野史》（景福本）。

⑥ 《清史稿》。

⑦ 《盐边乡土志》。

⑧ 《太炎文录續編》卷6下《西南夷屬小記》。

是族名，它与《史記》、《汉书》、《后汉书》中所載“髦”、“旄”、“鼈”等称谓有关，当是同一族名的歧譯^①。这些有关纳西族源流问题的研究，对于帮助我们认识纳西族历史是有益的。我们叙述纳西族的历史关系，还得从古代羌人、髦（髡、旄、或鼈）人说起。

在远古时期，我国西部广大地区分布着许多羌人部落和髡人部落。殷代甲骨文中已有“羌”字，足见羌人的活动很早。羌与髡的共同活动也早见于西周文献。在《尚书·牧誓》篇中，记载着“庸、蜀、羌、髡、微、卢、彭、濮”八国随周武王伐商之事。而《后汉书·西羌传》说：“武王伐商，羌髡率师会于牧野”，只举羌、髡以概其余，可见羌、髡的关系是密切的。

上述《牧誓》里所记载的“髡”，与其他文献所记载的“髦”同音同义。如《诗·小雅·角弓》里的“如蜚如髦”，孔颖达疏，就引了《牧誓》之文，来说明髡、髦“音义同”。也就是说，在古书里，髡、髦原是相通的。罗泌《路史·国名记》中，记了一个“髦民国”，这是根据《山海经》的记载，可是他把这个“髦民国”^②，列为黄帝后姜姓国，可见在他看来，古代的髦与羌也有着同源的关系。

古代羌人部落的中心游牧地原是在青海的黄河、赐支河、潢河三河间，但他们没有固定的居地，只要有水草的地方，就迁徙去从事产牧。当公元前四世纪时，西方的秦国强盛起来，羌人部落首领有叫做“卬”的，为了避免秦国的威胁，率领了种人附落向南迁徙，出了赐支河曲西（南）数千里，远离

① 万国瑞《一些民族考》（《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四期，1944年，商务印书馆。）

② 《山海经·大荒北经》：“有毛民之国，依姓。”“髦”作“毛”。

了众羌。这部分南迁的羌人部落，以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据史书的记载，越雋（川西南）的羌人为“落牛种”，广漠（川西北）的羌人为“白馬种”，武都（甘肃东南）的羌人为“参狼种”，都各自有了部落名号^①。这样，羌人便逐步散布到我国西部的广大地区，大渡河、雅砻江流域一带也成为他们新的游牧地。

羌人进入川西北、川西南一带，到汉代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汉代经师孔安国解释《牧誓》中记载的羌、鬲，确定他们的居地为西蜀和巴蜀，所指的当是当时羌、鬲分布的情形。

《史记·西南夷传》所载的笮都地区，为今四川大渡河流域汉源县一带之地^②，汉武帝时置为沈黎郡，后为蜀郡西部，后汉为蜀郡属国，蜀汉及晋为汉嘉郡。这一地区，自汉以来就一直是羌、鬲分布活动的区域。公元前97年（汉天汉四年），汉朝在蜀郡西部设了两个都尉，其中的一个住在旄牛县（笮都地）管理“徼外夷”^③。有的记载，称旄牛县为“旄地”^④。蜀汉时，单是汉嘉郡界即有“旄牛夷种类四千余户”^⑤。有的记载，则称旄牛县为旄牛道^⑥，足见这里是“旄牛夷”聚居之地。旄牛即落牛，而“落牛种”为羌人，因而“旄牛夷”与“旄牛羌”几乎是相同的称谓。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笮都地区有“猫羌”，有的学者认为，“猫羌”也即是“旄牛羌”。“猫”、“旄”以及“摩沙”的“摩”、“么些”、的

① 《后汉书·西南夷传》。

② 见《读史方輿纪要》卷73。

③ 见《后汉书·西南夷传》。

④ 《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华阳国志》。

⑤ 《三国志·蜀志》张嶷传。

⑥ 《水经注》卷13江水注。

“么”，当是不同时期文献所記載的同一族称①。

从以上所述看来，汉代越雋郡的“蓬牛种”，汉嘉郡的“旄牛夷”以及晋代定笮县(盐源)的“摩沙夷”，他們都与古代羌、髳部落有渊源关系，而唐代的“磨些”則是晋代的“摩沙”。由此可見，納西族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悠久的民族。

納西族屬於藏彝語族的彝語支，与其他彝語支民族(彝、傈僳、拉祜、白、哈尼)有着近亲关系。据很多学者研究，认为彝語支各族的源流与古代氐羌部落有关。如納西族、彝族都实行过父子联名制，举行过火葬，而古代氐羌部落也有这些习俗。又如东汉时“慕化归义”的羌人“白狼”等部落向汉皇朝进献的三章“白狼歌”②，其文法結構和某些基本詞彙与今天的納西語、彝語、藏語都有許多相同之处③。可見不但在文化特征方面，并且在語言方面，彝語支民族与古代羌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納西族、彝族和藏族都有自己民族源流的传说。据贵州彝文书的記載，說彝族祖先的最早居地是在“旄牛徼外”④。藏族也有自己祖先曾做了“六犛牛部”的王的传说⑤。在納西族的传说里，則說藏族、納西族、白族(民家)是同一个母亲所生⑥。納西族与“旄牛夷”(或“旄牛羌”)的渊源关系，已如上述，而彝、藏等族的历史传说又都与古代旄牛地区有关，反映他們都共同与古代羌人有密切的关系。

① 參見方國瑜《么些民族考》。

② 見《东观汉記》卷20，《后汉书·西南夷傳》。

③ 見方國瑜《么些民族考》，董作賓《讀方輿么些文字典甲种》。

④ 《安順府志》卷22，《普里本末》引《罗鬼夷书》。

⑤ 見王忠《松贊干布傳》。

⑥ 見《創世紀》(云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四章“迁徙人間”，又見錢梁《玉龙旧話》。

納西族和其他彝語支民族一樣，雖然與古代氐羌人有密切的關係，但又有着自己民族形成發展的歷史。在自己歷史發展過程中，既與氐羌有了區別，也與其他彝語支民族有了區別。納西族是自己歷史發展的產物。

第二节 古代磨些的分佈

當四世紀中葉，常璩《華陽國志》記載定筰縣（鹽源）的“摩沙夷”時，實際上“摩沙夷”已在這帶地區居住很久了。“摩沙夷”的“夷帥”榮木王舅狼岑之名，在較早的史書《三國志》中已有了記載^①，足見定筰縣有“摩沙夷”的分佈絕不晚於漢末，即公元三世紀初葉。《大元一統志》記載了麗江的巨甸地區（巨津）“磨些酋長”名“蒙醋醋”的一個譜系，據說到元代初年，已歷三十九世^②。自元初上溯三十九世，也絕不晚於三世紀初期。從文獻記載和譜系記載看來，金沙江流域的巨甸地區和瀾滄江流域的鹽源地區無疑很早就有“磨些”也即“摩沙”的分佈。

到九世紀中葉，在樊綽《蠻書》里有着關於磨些的許多記載，使我們不但了解了磨些地區的山川城鎮和風土人情，而且對磨些的分佈狀況和遷徙移動也有了一個較清晰的輪廓。大體說來，金沙、瀾滄兩江相連地帶就是唐代磨些的主要分佈和活動地區。

樊綽把唐代麗江地區的金沙江稱為“磨些江”，這說明了這裡原是磨些的聚居地，磨些很早就是這段江流的主人。金沙

① 《三國志·蜀志》張嶷傳。

② 見《大元一統志》（殘卷巨津州、通安州，雲南省圖書館舊抄本）。

江上游一段叫做犛牛河，犛牛河南流，即到丽江巨甸北的塔城一带，在《蛮书》里称为“铁桥”。据记载，在铁桥上下一带地区，分布着磨些的部落。唐代金沙江流域出现的一些地名，如大婆、小婆（今华坪、永胜一带）、三棵篦（永宁）等，记载上也是磨些“所居之地”。

鹤翔江流域的盐源县地区，自古就是“摩沙夷”分布的区域。到唐代，这带地区设为昆明县，是磨些聚居的地区。盐源之南的盐边，《蛮书》里称之为“双舍”，再南至金沙江边，《蛮书》里称之为“松外”。这一片地区，也是磨些种落分布的地带。盐源的东南，鹤翔江“萦迴三曲”，每一河曲中间，“皆有磨些部落”。

磨些部落曾在洱海东部地区建立了“越折诏”，为“六诏”之一，亦称“磨些诏”。曾有磨些部落分布到洱海东面的宾居（今宾川县境）。

此外，永昌城（今保山）也有磨些的分布。“南诏”在征服铁桥、昆池（盐源）一带地区之后，曾把这里的磨些约万户迁移到滇池地区。

以上是《蛮书》所载唐代磨些分布的大概情形^①。到十三世纪中叶，元世祖忽必烈及其将兀良合台都曾率兵到达磨些地区。元朝在磨些分布地区设置路、府、州、县，对这一地区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大元一统志》、《元史·地理志》都对磨些活动的历史作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叙述。

元朝罗斯宣慰司所属的印部州，在大渡河之南，古代属律都地区，为今越嶲县境。在这里，早年曾是磨些的居住地，

① 见《蛮书》云南界内途程第一、山川江源第二、六诏第三、名类第四、六诏第五、云南城鎮第六。

后来为仲由蒙的后裔所夺。关于仲由蒙，传说是彝族的远祖，其后裔何时夺取“磨些蛮”旧居的印部地区，史无明文记载。但据《元史·地理志》的这一补充叙述，对前述磨些与傣都地区“旄牛夷”的渊源关系说来，当是一个佐证。

丽江的巨甸一带，最早为“濮、獠二蛮所居”，后为磨些所夺。至迟到公元三世纪初年，“磨些酋长”蒙醋醋已在巨甸地区定居。据《元史·地理志》的记载，元宪宗三年(1253)，永宁地区磨些首领和字内附，永宁原为吐蕃所居，地名楼头賧，和字的三十一也祖泥月烏逐出吐蕃，遂居于此。据《大元一统志》的记载，降元的永宁和字，为蒙醋醋的三十九世孙，则泥月烏当为蒙醋醋的第八世孙。也就是说，蒙醋醋定居巨甸之后，约到五世纪初年(相当刘宋时期)，他的八世孙泥月烏逐出永宁地区的吐蕃，于是巨甸的磨些就有一部分迁到永宁地区。

《元史·地理志》又载，元初二十余世以前，永宁地区的磨些迁居到宝山州(今丽江东区)，与此同时或稍前后，“磨些蛮”叶古箐进入了丽江坝区之地(通安州)。从这些记载看来，永宁、丽江的磨些当是巨甸磨些蒙醋醋一系在这带地区的发展。

明清时期文献所载磨些分佈的地区，主要仍是金沙、雅砻两江流域地带。明代，丽江土知府木氏势力强盛，攻破吐蕃所据现今维西、中甸的六村、叶枝、其宗、喇普一带地区，徙磨些前去戍守，于是这带地区有了磨些的分佈^①。兰州(今兰坪)境内也“多磨些蛮。”^②明代以来，当有丽江地区磨些迁移到澜沧江上游一带，并进入怒江流域。鹤庆、永北也一直有磨些的分佈^③。

① 余庆远《緬甸聞見录》。

② 景泰《云南图經志书》卷5 兰州风俗。

③ 见道光《云南通志稿》卷184，南蠻志种人三“么些”条。

明代四川建昌（西昌）卫境内有磨些“散居山谷”，宁番（冕宁）卫的迷易所附近有“么些塘”，是“旧么些夷之垒”。甸沙关也有么些^①。盐源在明代为柏兴州，境内有“磨些等部”。有“磨些洞出酋”^②。清代，盐源县境瓜别、古柏树、中左右前后五所等地土司，都是么些族^③，木里安撫司境内有么些^④。盐边厅境内也有么些居住。

現今納西族全族人口約十六万余人，丽江、宁蒗、維西、中甸等县納西族人口約占全族人口88%，以丽江为中心的納西族聚居区的形成，是納西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产物。

納西族有招魂超度然后送魂返乡之俗，并用自己民族的文字东巴文写为“送魂經”。丽江东巴（宗教巫师）替死者送魂返乡，各地返乡路綫大体相同，而主要的一段路綫从白沙經大巨（巨甸），然后渡金沙江直送往北方。这一路綫，多少反映了納西族历史上分佈和迁徙的历程。

最后，我們有必要附带駁斥一种荒謬的說法。有人认为“納西”一詞，按本民族語言解释，有“黑人”之意，而印度人、緬甸人的皮肤特別蒼黑，因之，认为納西族的祖先或許来自緬甸或印度^⑤。显然，这种說法純系帝国主义分子无視有关納西族的大量历史文献記載而凭空捏造的，除了其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和奴役納西族人民的阴谋服务外，我們在这里嗅不到絲毫科学的气息。

① 曹学佺《蜀中广記》卷34。

② 《明史》卷311。

③ 《清史稿》卷518。

④ 嘉庆《四川通志》卷37。

⑤ 見吳澤霖《么些人的婚喪習俗》（《社会科学》第四卷第三期，1948年，清华大学出版）一文評述。

第二章 原始社会和向階級社会的过渡

第一节 傳說中的原始社会和母系家庭的残存

納西族有着用东巴文写成的許多傳說故事，在这些傳說故事里反映了納西族經歷的原始社会生活。

納西族用自己民族的文字写成的史詩《創世紀》說：天地造設，始有人类，当时人們編制茅草做衣穿，帶了弓箭，去寻求飲食。人类在遭受洪水浩劫以后，以漁猎謀生。后来由于“留下了不朽灭的火和不朽灭的石”^①，放牧耕种也繁盛了，“羊群滿了千，鷄牛滿了百”，并且出現了“仆人不听話，奴女半逃亡”的情况^②。这些零星的記載，多少反映了納西族原始社会生活和階級分化的史影。

史詩《創世紀》又記載了一个兄弟姊妹互为夫妻的家庭。从忍利恩有兄弟五人和姊妹六人，兄弟姊妹互相比配，互为夫妇。这里所反映的則是血緣家庭的情况。据《創也記》所叙述，这一血緣家庭，在洪水浩劫之后已不复存在。由于从忍利恩在洪水中得救，与天女衬紅褒白成婚，于是复有人类。藏（古宗）、納西（摩娑）、白（民家）这三兄弟，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現

① 見《玉龙旧話》。

② 同上。

的。《創世紀》是神話傳說，可是透過神祕色彩，仍可看出它的科學意義。若把《創世紀》中所敘述的藏、納西、白三兄弟的出現，理解為三個氏族，那末，兄弟姊妹互為夫妻的血緣家庭為非血緣家庭所代替，從而導致氏族的產生，這正好符合原始社會家庭和婚姻制度的發展過程。

關於納西族原始社會的氏族以及母系家庭，我們還可從解放前永寧地區的納西族在封建領主制度下保存着的氏族和母系家庭的濃厚殘余形態，來加以研究。

永寧地區的納西族約五百八十餘戶，沿着永寧盆地四周的山麓建寨而居，共四十多個村落。他們稱村落為“奧”。據永寧地區納西族世代傳說，最初是納西族的“西”、“胡”、“牙”、“俄”、“布”和“搓”六個“爾”按血緣關係集體遷進永寧，後來“布”和“搓”兩個“爾”融合在其他四個“爾”里。永寧納西族所稱的“爾”，在很大程度上相當於“氏族”這一詞彙的含義，直到目前，有些村落仍然是氏族的血緣村落，每個氏族不但按自己的遷徙路線為死者送魂，而且每個氏族成員不能離開自己氏族的村落而遠居。

現在保存下來的母系家庭是這樣：婦女是每個家庭的中心，是家庭維系的紐帶，世系從母女計算，生產、生活資料歸母系家庭占有或所有，在每個母系家庭內部按氏族共產制原則進行生產和分配。

“西”、“胡”、“牙”、“俄”四個原始氏族會不斷分裂出新氏族。分裂出來的新氏族由一家乃至數家構成一個血緣近親家族集團，以最初分裂出來的成員的特徵和所居住的自然環境、地段等來命名，他們叫“一度木”。例如：“然”是豹，“拉木”是虎女，“拉歐梅”是虎頭，“樓古”是寧浪北角垠，等等；其中以動物名稱來命名的為較多。

属于一个“一度木”的成员禁止通婚，直到由于人口增殖，产生了新的“一度木”，与原来的“一度木”关系疏远之后方可通婚。这里表现了家族外婚的特点。由于“一度木”不断分裂，因而一个“一度木”常有若干个家庭，而属于一个“一度木”的几个家庭则形成一个单一的“奥”，即血缘村落。但现在约有十分之七的村落已经不是单一的“一度木”成员所组成，而是各种不同的“一度木”的家庭成员杂居的村落了。

每个母系家庭一般是包括三代四代的成员，即祖母们及其兄弟们（舅祖父们），母亲们及其兄弟们（舅父们），姊妹们及其兄弟们，姊妹们的儿女们。现在每个母系家庭平均约有五至七人，也有较少数的家庭人口达到十五人；解放前有家庭成员多到二十六人的。家庭中有家长，通常由年长或有能力的妇女担任，主持家内的生产和生活。

在这种母系氏族家庭制度下的婚姻形态是按照家族外婚的原则，邻近村落或者同一村落而不同“一度木”的男女间可互相通婚。男子在晚上到女家去过偶居生活，次日即回到自己的母家。偶居所生的子女归母方，成为母系家庭的成员。男女双方在生产和生活上属于两个不同的家庭。他们把这种夫妻关系称为“阿注”，相当于汉语的朋友。每个男女成员一生一般都有一至两个长期“阿注”，有的有三个、四个，甚至七个，而且还流行着一种互相交换“阿注”的习俗，他们称为“吉拉”。这种婚姻关系下的子女，许多都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每个男子在老死前，一定要回到自己的母亲家或者姊妹家。即使成年男女间的“阿注”关系已在一定程度上相对稳定，但也还没有发展到男女间的互相独占。这种“阿注”制度已经带有对偶婚制群婚相结合的婚姻形态的特点。

永宁地区纳西族现行的亲属称谓，也反映了“阿注”制度